



午夜时分出现的女情感专家 优雅迷人的精神科医师
中国版《沉默的羔羊》 超越汉尼拔博士和希区柯克的惊悚力作

Hospital
夜店诡谈
Nightclub
王雄成 作品
School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Hospital

夜店诡谈

Nightclub

王雄成◎作品

Schoo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店诡谈 / 王雄成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41-9

I. ①夜…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455 号

夜店诡谈

王雄成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郑文祥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41-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章 /001

第一章 聚会 /006

第二章 失踪 /023

第三章 血手印 /086

第四章 单行道 /096

第五章 秘密 /145

第六章 夜勤病栋 /156

第七章 诅咒 /227

第八章 情感专家 /236

尾 章 /255

引 章

“我想她可能喜欢上别人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直接去死就好了啊。”

台面上的一打酒只剩下最后一瓶，酒再入口时已经没有了味道。阿亮感觉自己的头快裂开了，像是有一对铜锣在敲打自己的双耳，酒吧嘈杂的声浪灌进了颅腔。他想放声大喊，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下午在百货商场看到的那一幕让他悲愤交加，女朋友小鹿挽着别的男人的胳膊有说有笑，手中提着价值不菲的战利品。他没有当场翻脸，而是默然离去，像是生怕面对面令彼此尴尬。阿亮痛恨自己的无能 and 懦弱，如此的背叛都没能让他丧失理智。

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他的性格内向自卑，不善言辞。

小鹿不止一次对他抱怨，你说句话好吗？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一样。或者质问他，你跟我在一起找不到话题吗？

阿亮也想过改变自己，他不想失去小鹿，她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只是要改变二十一年来造就的性格太艰难了，所有的尝试

都收效甚微。

如果我一直这样，总有一天小鹿会离开我的。阿亮经常这样提醒自己，而现在一切都成了现实。想到这儿阿亮又灌了一口酒，胃紧跟着痉挛起来，痛得他弯下腰去。

酒吧里幽蓝的灯光肆意滚动，对面墙壁的电视里放着 *whatever you like*，邻桌平头的中年男人搂着身边的女孩高谈阔论。阿亮只感觉声音在慢慢减弱，像是听力不断丧失。他用大拇指挤压着太阳穴，头痛欲裂。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个女人。

阿亮抬起头，舞曲声和谈笑声还在消失，像是用什么东西把角落里这桌客人隔离了开来。他不记得有人问过他是否可以拼桌儿，也没有感觉到曾有人从他身边经过。阿亮醉醺醺地打量着对面的女人。灯光很暗，她全身都穿着黑色，连衣帽戴在头上，遮住了额头和脸颊。阿亮只依稀地看到了暗影下她的鼻子和嘴唇，竟然毫无血色。

“你是谁？”阿亮往后撤着身子，后背上冒出了鸡皮疙瘩。

“或许我可以帮你。”她伸手指了指台面上的空酒瓶，“这些东西只会让你不清醒。”

“用不着你管。”阿亮注意到她的黑色袖口上绣着一个红十字，格外刺眼。这个女人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不想和她有太多的交流。

“在生活中遇到困惑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选择两种途径。男人多半是去酒吧借酒消愁，而女人更喜欢找情感专家。”她的嘴角滑过一丝诡异的笑容，“我是情感专家，也许我可以帮你。”

“女人才找情感专家，我是男人。”阿亮讪笑着摇头。

“我看你这个样子，更像一个女人。”轻薄的语气像是要故意激怒他一样。

“你说什么？”阿亮突然大声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那句话戳中了他的软肋，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这儿喝酒，和邻桌的人发生口角，他一直没帮忙还嘴，小鹿当着那几个朋友的面说他，你这种性格还真像个女人。

“算了，我不想跟你争。”紧接着阿亮吐出了泄气的话，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控制自己的冲动。

对面的女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嘴唇弯起扯出生硬的微笑，似乎在等他发问。阿亮被看得全身发毛，这种感觉很不舒服，他不喜欢成为焦点。

“我想她可能喜欢上别人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阿亮妥协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直接去死就好了啊。”

这样的回答让阿亮不禁打了个冷颤，酒吧里的声音至此彻底消失了。唯有耳边不停地回荡着她的话：“你直接去死就好了啊……去死吧……去死吧……”

她坐在对面，声音却像贴着耳朵说一样，带着断断续续的凉意。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瞬间蔓延到全身。

“去死吧……”

“我不要。”阿亮看到对面的女人突然伸出一只手欺上他的脖子，他惊恐地站起身来。座椅的移动摩擦着地面发出尖锐的响声，酒吧里的灯管紧跟着全都熄灭了，周围漆黑一片。

“啊——”突然的黑暗让阿亮的心脏蹦到了嗓子眼，不禁尖叫了一声。他凭着记忆仓皇地逃离原来的桌台，却在黑暗中不断地撞

上其他的椅子和桌角，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的恐惧不断地增加。这时一个更加骇人的疑问蹦进了他的脑海。

酒吧里刚才不是还有其他人吗？怎么现在只有自己慌乱的脚步声？

闪烁的灯管很快解答了阿亮的疑问，眼前的酒吧里空无一人，其他人像是都突然蒸发了一般。阿亮惊恐地环顾四周，他看到了之前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只有她还在！

她没有惊慌，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依然悠闲地盯着前方，像是他依然还坐在她对面没有离开。

“去死吧……”

“你是谁？”阿亮全身哆嗦着，他没有得到答案，却看到那女人站了起来。

“让我来帮你……去死吧……”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阿亮再也看不到女人的脸，只感觉是一个影子，更确切地说像是一套黑色的衣服向自己走来。

“我不想死……”阿亮慌乱地往门口跑，碰撞的疼痛相对于恐惧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他只想尽快地逃离这里。

“你逃不掉的，你心里的痛苦只能靠死亡驱逐。”

冰冷的声音在耳边炸开，那个女人像是随时能在他的耳边说话一般。

她不是什么情感专家，她是魔鬼！

求生的欲望让阿亮疯狂地跑出酒吧，过道里泛黄的应急灯显得幽静而冷酷。电梯停了，阿亮跑向安全通道，用力地拉门，门却打不开。

“开门——救命——”阿亮奋力拍打着防火门。

“你逃不掉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阿亮踉跄着跑向过道的另一边。他的身后没有脚步声，却总能看到黑影掠过，她似乎一直徘徊在他的身边，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要了他的命。阿亮已经跑到了另一扇门前，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只是门还是无法打开。他惊慌地用力拍门，突起的木刺扎破了手掌，门页上留下一个个残缺的血手印。

“救救我……”他哭喊着，却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不要逃了，逃不掉的。”

“为……为……为什么要杀我？”阿亮感觉那个阴森的气息再次逼近，前方已无路可逃，心里顿时绝望了，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因为你问了我，我就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

哀怨阴冷的声音成了阿亮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第一章 聚会

天空阴沉沉的，看来要下雨。

迪安本来想趴在书桌上小憩一会，左眼皮却一直跳个不停，像是故意捣蛋似的。

显示器上那幅漫画线稿只完成了一半，迪安没了画下去的灵感。一个月前他心血来潮想创作一部恐怖漫画，没想到只画到十几副就有点黔驴技穷了。

这个小区虽然比较老，但楼间距并不宽，像是开发商对地皮的昂贵有先见之明。透过昏暗的光线，迪安看向对面那幢楼。

视线左下方那一家的客厅是落地窗，窗帘拉开了一半。迪安只看见一个女人在那手舞足蹈，客厅里没有其他人。迪安猜想她是对着电视机在跳减肥操，他听说最近有个韩国教练的健身视频在女生中很流行。

往左看是一户人家的厨房，有个老太太在切菜。她的个子不是很高，侧着身子，迪安看不清她手上的动作。只过一会儿老太太似乎感应到了偷窥，她走到玻璃窗边，举起刀停顿了片刻才拉上窗帘。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迪安能感觉到刀上有血。窗帘拉上后迪安注意

到护窗上挂着一个衣架，衣架上晾着一条平角短裤。

观察和联想，这是一个漫画家特别需要具备的素养。迪安对恐怖方面的联想并不擅长，虽然刚才的情景也触动了他，比如那个女人并不是在跳操，而是独自一个人在家中了邪；又比如老太太并不是在劈鱼，而是在解剖一只流浪猫，衣架上晾的不是什么平角短裤而是血淋淋的猫皮。这种联想在迪安的脑海里稍纵即逝，理智总会占据上风。

“砰——”正当迪安发呆的时候，玻璃窗上传来撞击的声音。紧接着迪安看到了自家窗外悬着的一双腿，他吓得从椅子上蹦起来往后撤。椅子横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再次吓了迪安一大跳。那双腿迅速往下滑，迪安看到了一个人。那人朝迪安笑了笑，露出黑黄的牙齿，像是很满意自己的恶作剧。他的手上拿着油漆滚筒，身上穿着保险带，是刷外墙的工人。

“吓着你了吧。”

“没事。”迪安厌恶他的得意，转身离开了书房。

现在睡意全无，也不想继续画下去。迪安想起晚上酒吧有排班，于是从茶几上拿起手机看时间。屏幕上显示有两个未接电话，是酒吧经理老象打来的。迪安回拨了过去，语音提示对方暂时无法接听。他知道老象喜欢搞户外运动，很可能现在正在爬山所以信号不好。

迪安不准备再继续打，有什么事晚上去酒吧碰见了再说也没关系。酒吧DJ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乐享其中，因为这份工作带给他酒、音乐以及女人的爱慕。

他转头又想起自己的漫画，幸亏只是业余爱好，否则还真是搬不上台面。不过他不喜欢半途而废，总要想点办法才行。迪安有一

群朋友，经常在他工作的酒吧聚会。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迪安想不如叫老友们给自己参考参考。

他决定首先打给李为。李为跟他是高中的校友，比他高一届，毕业后考上了医学院，现在是个法医。恐怖和罪案经常像是孪生兄弟，李为一定有很多好故事。

“喂，是我。晚上来酒吧，我想让你们帮忙看下我的新漫画。”

“还有谁？”电话那边传来鸣笛声，李为像是在大街上。

“就你们几个。”

“Emily 去吗？”

“谁？”

“艾米丽。”李为强调了一遍中文名。

迪安突然笑了起来。

“你逗我玩呢？”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Emily 不去你就不去，把我置于何地啊？”迪安继续笑道。

“人多好玩嘛。”

“是‘艾米丽’去了就好玩吧。”迪安故意学李为的腔调。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追了这么多年就没想过放弃吗？”

“她那身材真是——唉，要放弃谈何容易啊。”李为啧啧道。

“那成，这事我掺和定了。Emily 今天要是不去，我把她绑也得绑过去。”迪安说到这话锋一转，“不过泡夜店这事 Emily 从来就不会缺席，即使她亲爹死了要借酒消愁她都得跑酒吧去。”

“你少损人了，晚上见吧。”

挂了电话迪安就听到了门铃响。他打开门，一个西装革履神情

肃穆的男人站在眼前。迪安猜想是推销人员，正想关门，听那男人一开口，竟然是个结巴。迪安耐着性子听他讲了一大堆才明白他是推销墓地的。

“需……需要吗？”

“你还是早点给自己准备一块吧。”迪安摇摇头，对他既无奈又同情。

“已……已……已经……用上了。”男人憨厚地笑。

迪安全身一阵发抖，那男人的表情总感觉像是张遗像，他连忙挥手将门关上了。重新坐回沙发上，他活动了一下脖子，继续打电话。

“Emily，我是迪安，晚上酒吧聚聚吧。”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今晚？”

迪安听到了那边急促的喘气声，很是让人想入非非。

“怎么，有安排？”

“是啊，我每天都很忙的。不过，你叫我来我肯定来的啊。”艾米丽银铃般笑了起来，“人家可是很想你呢，昨天晚上还梦见你来了……”

“梦见我什么？”

“见面了我偷偷讲给你听哦，还真是让人不好说出口。”

“那行，晚上老地方见。”迪安连忙收了线，要是让艾米丽继续说下去，不晓得要聊多久。她说话的尺度很大，有时候迪安都受不了，不知道如何往下接。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艾米丽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现出妩媚成熟的架势，化妆打扮，经常出入夜店，身边从来都不缺献媚的男人。同年级的男生给艾米丽取了个外号叫“夜店女王”，宿舍卧谈时间没少

八卦她。艾米丽对他有意思，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他从来都不正面回应，因为艾米丽不是他钟爱的类型。不过迪安没想到在那次聚会上把艾米丽介绍给李为后会让李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真是一物降一物。

迪安正想着接下来要给谁打电话，一条短信进来了，是紫函发的。

——你在干吗呢？

——休息。

迪安迅速回了一条。过了十分钟紫函没有再回，迪安皱了皱眉头，又补发了一条。

——晚上酒吧聚会，你也来吧。

——好。

这就是紫函的风格，简练干脆。她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骨子里是有文艺气息的，说话得体优雅。迪安还记得第一次在酒吧里见到紫函，她给人的感觉和这酒吧的气息完全是两个世界。后来迪安才知道那天她是陪朋友来的，以前她从来没有去过酒吧。迪安当时看她酒精过敏给她倒了一杯柠檬水，两人就是这么认识了。

迪安知道紫函对自己有意思，否则她也不会再独自来酒吧找他玩，直到后来成为他们聚会小组的一员。对于感情，紫函显得有些反常，别别扭扭，像是怕表白了被拒绝，又像是在等迪安先开口。她经常给迪安主动发短信，但止口不提感情上的事。

迪安在这件事情上也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他不确定自己对紫函的感情，怕最后朋友也做不成。

天色越来越暗，雨却没有落下来。迪安走到窗前，远处有闪电亮起，大概雨也下在那里了。他拿着手机看着小鹿的号码犹豫了很久。

久，这是他最想邀请的人，也是他最不敢邀请的。

如果真正要谈漫画，小鹿是最了解他的人。迪安曾在漫画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漫画，小鹿看过后非常喜欢，写了很多信给杂志社。编辑在征得迪安同意的情况下将联系方式给了小鹿，小鹿高中毕业后填了迪安所在城市的一所大学，如愿以偿地以粉丝身份和迪安见了面，并且成为了朋友。

随小鹿一起走进迪安生活的还有她的男朋友阿亮，一个有些内向的男生。

他们六个人经常在迪安工作的酒吧聚会，直到半年前阿亮失踪，据说失踪前他曾经独自去过这家酒吧。阿亮失踪后小鹿一直低迷着，像是丢了魂。迪安有时候会去学校看望她，但始终无法解开她的心结。也许，她应该出来散散心，总有一个人要帮她走出来。

迪安想到这些还是拨通了小鹿的电话……

迪安工作的酒吧并没有在繁华的闹市区，而是临近一家过气的商业广场。在这里购物的都是忠实的老顾客，维持正常运转没什么问题，但肯定谈不上繁荣。酒吧前后有两个丁字路口，人流相对比较集中，加之酒吧营业好些年有不少忠实顾客，所以生意还算不错。

“我已经到了。”紫函发了条短信过来。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从来不让别人等她。迪安按了按车笛，前面的车主才注意到绿灯，发动车子往前开。

“赶着去投胎哦。”迪安隐约着听到前面的女司机嘟囔了这么一句。他看到那车上贴着“实习”的黄色标签，明显是她操作不熟练，还要嘴贱出气。迪安想超到她跟前去理论，车子却突然顿了下，像是被巨人的手猛地挡住了一般，紧接着车子就熄火了。等迪安重新

发动车，前面那辆车已经不见了。

这时大雨突然倾盆而至，迪安连忙开动雨刷器。眼前的车流在清晰和模糊中变换，像是一不小心就会来个亲密接触。潮湿的尘土味让迪安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心情也跟着糟糕起来。

他盯着雨刷器往前开车，精神却有些恍惚。雨刷器有节奏地摆动像是要把迪安催眠了一样。好在手机的来电铃声将迪安拉了回来，那是一段他自己剪辑的舞曲。

“你到哪里了？”是李为打来的电话，“我堵路上了，前面有车祸，估计一时半会过不去。”

“这么背？”迪安吐了口气，“我快到了。”

“可不是吗，估计死人了。我刚看车窗外，地上的雨水都是红色的。”

“太夸张了吧。”迪安不自觉地放慢了车速。

“那个，你现在开着雨刷器吗？”

“肯定啊，你以为我会盲驾啊。”迪安看向雨刷器，前面又遇到了红灯。

“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说如果晚上有人用鸡蛋攻击车窗，千万别喷水和开雨刷器。”

“为什么？”

“好像说是因为蛋白质与玻璃水有化学反应，会出现一层清除不了的白色胶质干扰视线，然后歹徒就能乘机攻击你了。”李为缓慢地解释道。

“有科学依据吗？”迪安莫名地担心起来。

“不知道。”

“啊——”迪安刚拐过丁字路口就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冲向正

前方的车窗，“砰”的一声刺响。迪安紧急刹车，屁股被撞得生疼。车窗上紧接着出现了一团血迹，被雨水冲散开来，由浓变稀，雨刷器摆弄几个来回就收拾干净了。

“你怎么啦？”

“没事，我到了。”迪安挂断了电话。他本来想下车看一看，犹豫了一下还是继续往前开。迪安猜测那估计是一只在大雨中慌乱的小鸟，真是作孽，他不忍心看到那具小尸体。

虽然耽搁了好一会，但终于还是到了酒吧附近。迪安想这样的雨天地下车库估计会被淹了，于是将车停靠在了路边。

酒吧在这幢楼的第四层，迪安跑进一楼时看到了紫函。

“你怎么没上去？”

“一个人无聊，所以在这等你们。”紫函腼腆地笑了笑。

“那走吧。”迪安挥挥手。

“今天好像没什么人来酒吧。”进入电梯后，紫函突然低声道，“有些和往常不一样。”

“估计是下雨天的原因吧。”

“也许是的。”紫函心神不宁地皱着眉头，她看到电梯门上贴着一张残缺的通知，不知道是谁撕掉了下面的部分。

进入酒吧后紫函才发现今天的顾客并不比往常少，只是刚才自己没注意而已。迪安将她安顿好，又让服务员给她倒好一杯柠檬水。

“我得去工作了，一会过来跟你们玩。”迪安朝紫函爽朗地笑了笑，紫函感觉心脏像是被羽毛扫过一样，酥酥麻麻的。她双手抱着水杯，看上去有些羞涩和紧张。她今年二十五岁，工作和生活都很独立。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会表现得像个少女。

迪安快步走向DJ台，同事马乐朝他挥手示意。马乐是这家酒